

民國叢書

第五編

• 12 •



民國叢書

第五編

· 12 ·

哲學·宗教類

管子通釋

支偉成編纂

上海書店

中華民國十三年十月初版本書

（實售大洋七角五分）
外埠加寄費八分

管子通釋

版權所有

編纂者 支偉成

發行者 趙南公

印刷者 泰東圖書局

總發行所 泰東圖書局

上海四馬路一二四五號
分局開辦處
各書各大書局
代售處

支偉成編纂

管子通釋

1

附加標點
附註釋

管子之研究

支偉成編

管子學說研究大綱

管子一書，雜說所叢，非盡管子一人之作。蓋管子首創霸業，爲時名相，戰國之世，策士輩起，競以言論相標榜，或恐以人微言輕，不爲世重，故多託於當時功名最顯之管子之說，期收「言以人重」之效焉。直至於今，學者猶治管子之書，固「託古」之技得售也。

管子既爲後人附會聚斂而成之書，故其所包各類學說甚廣。以言派別，則儒、道、兵、農、陰、陽、名、法，諸家無不備；以言種類，則法理、政治、倫理、經濟、心理、地質、軍

事，諸學無不具。茲逐類述其大綱，可以見前三四世紀我國一切學說之大概，其亦管子所謂「疑之今者，察之古，不知來者視之往」之旨乎？非徒撝拾古書之片辭單語，以博會今義，遂沾沾而自喜也。是故學者不可見局見縛於所比附之文句，而不復追求真義之所存，必闡發其固有之精蘊，斯為研究學說之要道焉。本篇旨趣如此。

法理學

無為主義。我國古代學說，悉淵源於道家。上古聖君賢相，莫不秉道家之學以為治，所謂「君人南面之術」也。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，即以「清虛無為」為法治之極軌。管子宗之，亦持「無為主義」。其任法無為，蓋自天道推之，所謂「得天之道，其事若自然」。任法篇有言曰：

人主有能用其道者，不事心，不勞意，不動力，而土地自辟，困倉自實，蓄積自多，甲兵自強，羣臣無詐僞，百官無姦邪，奇術技藝莫敢高言，孟行以過其情，以遇其主矣。

管子雖崇尚無爲，然以爲必先有「法」而後可以無爲，故曰：

聖人任法而不任智，……然後身佚而天下治。

蓋以既確定良好之憲法，斯凡事皆循正軌，上下不踰乎法律範圍之外，自相安無事矣。如此，即可臻「法立而不用，刑設而不行」（管子）之無爲治化也。

公平主義。我國古代社會階級之成見極深。如禮記所謂「禮不下庶人，刑不上大夫」，以爲刑罰惟加於小民，上流社會則但受禮之裁制而已，是未免不公。春秋之義，「爲尊者諱，爲親者諱」，時未免不平。管子則主「任公而

不任私。」故其言曰：

夫法者，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；……衆強富貴私勇者，不能侵也；信近親愛者，不能離也；珍怪奇物，不能惑也；萬物百事，非在法之中者，不能動也。

又曰：

不知親疏遠近貴賤美惡，以度量斷之，其殺戮人者，不怨也；其實賜人者，不德也；以法制行之，如天地之無私也，是以官無私論，士無私議，民無私說，皆虛其匈，以聽於上。

凡此，蓋法律之下，人人平等之觀念也。則「誅賞予奪從心出」之專制政策，不容存在矣。是爲管子法理學上之公平主義。

正名主義。天下萬事萬物，皆有一定之名。名實相合，爲是；名實不符，爲非。是非既定，名分乃正。故心術上篇有言曰：

物固有形，形固有名，名當謂之聖人。

名者，聖人之所以紀萬物也。

是非既因名而定，法律亦因名而立。因名而立之法律，乃爲允當不偏。正篇謂：制斷五刑，各當其名，罪人不怨，善人不驚，曰刑。

誠以循名責實，則下無隱情，服罪故不怨，刑當故不驚。此爲正名立法之效果。故曰：『名正法備，則聖人無事。』

客觀主義。凡以人之才智，決事之是非，終難免無偏私錯誤，必用客觀之標準方法，斯能正確無訛。明法篇卽本此旨而言曰：

有法度之制者，不可巧以詐僞；有權衡之稱者，不可欺以輕重；有尋丈之數者，不可差以長短。

法度之立，必當如權衡丈尺之正，稿無私，乃能公平而不敗。上下貴賤，一守於法；刑賞功過，均按以法；法度修明，萬無一失。故曰：

使法擇人，不自舉也；使法量功，不自度也。故能匿而不可蔽，敗而不可飾也；譽者不能進，而誹者不能退也。

一切川人行政，悉照法制之規定，絕無主觀之成見，則人無倖進怨望之心，爭奪不平之事，自無由起矣。

政治哲學

功利主義 管子爲霸者佐，霸者之政策，卽功利主義也。功利主義，以富國

強兵爲最要。欲收富國強兵之效，當先以實利導民。是以牧民首篇卽曰：

凡有地牧民者，務在四時，守在倉廩。國多財，則遠者來；地辟舉，則民留處；倉廩實，則知禮節；衣食足，則知榮辱。

我國以農立國，自古重農，故管子首以墾殖興農爲急務。務農則民足食，足食然後足兵，此富強之基也。欲民務農，必先禁文巧；文巧禁，則民樸俗醇，力作於農矣。故治國篇又曰：

凡爲國之急者，必先禁末作文巧。末作文巧禁，則民無所游食；民無所游食，則必農；民事農，則田墾田墾，則粟多；粟多，則國富；國富者兵強，兵強者戰勝，戰勝者地廣。是以先王知衆民強兵廣地富國之必生於粟也，故禁末作，止奇巧，而利農事。

管子既以務農爲本，更因太公成法，大興工商漁鹽之利，於是齊國富強，又與民以利，因自得其利，以此爲操縱之術，民皆樂用其命，故曰：「知予之爲取者，政之寶也。」是故管仲任政相齊，四十餘年，威令加於天下，功利主義之明效也。

教化主義。管子既實行功利主義，俾民富庶，然後施以教化，則民乃率教而易治也。故其言曰：

凡治國之道，必先富民。民富則易治也，民貧則難治也。奚以知其然也？民富則安鄉重家，安鄉重家則敬上畏罪，敬上畏罪則易治也。民貧則危鄉輕家，危鄉輕家則敢陵上犯罪，陵上犯罪則難治也。故治國常富，而亂國常貧。是以善爲國者，必先富民，然後治之。

先富後教，爲政治民之要務。管子教民之道，蓋折衷於德治法治之間，不專尙德，亦不徒尙刑。其教化之標準，乃因人之天性，定爲禮義廉恥之四維，使民共守而無失。故曰：「守國之度，在飾四維。」又曰：「四維張，則君令行；四維不張，國乃滅亡。」蓋以四維爲國家道德之根本，以此教化人民，則納於軌物，易使易治矣。

倫理學

管子之學，淵源道家，其人生持躬接物之道，不外以清虛卑弱自守。故其言曰：毋先物動，以觀其則；動則失位，靜乃自得。（心備上）

賢者安徐正靜。（勢篇）

此言守身當以靜也。又曰：

柔節先定，行於不敢，而立於不能。（勢篇）

此言持躬接物當以柔，當以不敢也。又曰：

有餘不可損，不足不可益也。（形勢）

求之者，不得處之。（權言）

此言人之不可不知足，不可妄求也。管子倫理上之根本主義蓋如是矣。至其施用之方法，則懸禮義爲標準，謂「禮有八經，義有七體」。（五輔篇）

八經者何？曰：上下有義，貴賤有分，長幼有等，貧富有度。

七體者何？曰：孝弟慈惠以養親戚，恭敬忠信以事君上，中正比宜以行禮節，整齊撙詘以辟刑戮，纖嗇省用以備飢饉，敦悫純固以備禍亂，和協輯睦以備寇戎。

道，家之流，至於老莊，多主棄絕禮義；則因時代之影響，主觀之成見，有以使然。若管子去西周末遠，典型猶存，勢尚可治，故重善人。至於老子，已成亂世，再至莊子，時勢愈不可爲，是以重獨善其身。而縱任自然矣。要之，禮義固倫理之不可廢者也。

經濟學

管子抱功利主義，以富國爲要圖；富國之術，多財是致，財非能坐而致也，惟生產交易是賴。生產資乎天然之原料，交易賴於人力之經營；其所以組織之者，爲國家。凡此三者——天然、人力、國家——乃國民經濟發展之要件也。管子之經濟學亦本此三端爲要義。

天然之發展。天然者，天賦之物質及物力之總稱也。土地山河，謂之天然。

物；氣候風雨，謂之天然力。因天然之物力而利用之，是爲天然之發展。故牧民篇言曰：

不務天時，則財不生；不務地利，則倉廩不盈。

是管子首以發展天然爲要務也。至其發展之術，不外墾闢，樹藝，修道路，興水利，諸端。五輔篇有言曰：

辟田疇，利壇宅，修樹藝，勸士民，勉稼穡，修牆屋。此謂厚生其生，發伏利，輸滯積，修道路，便關市，慎將宿。此謂輸之以財，導水潦，利陂溝，決潘渚，潰泥滯，通鬱閉，慎津梁。此謂遺之以利。

凡此諸端，皆發展天然之物力，所謂「利用厚生」之道也。我國土壤膏腴，氣候溫和，天產豐富，苟力予發展，何患財之不多，國之不富哉？管仲以區區之齊

通貨積財，遂致富強；善發展天然之效也。

人力之經營。國家經濟之貧富，視乎人民生產能力之多寡，以爲斷。能生產之人多則富，否則貧。是故天然之物力雖豐，尤賴人力之經營爲要也。八觀篇有云：

民非穀不食，穀非地不生，地非民不動，民非作力毋以致財。

此言人當致力以盡地利，而後能得食生財也。故天然物力雖饒，人口雖衆，而習於游惰，不致力於生產，其經濟必不能寬裕也。欲求富足，可不勞乎！故又曰：天下之所生，生於用力；用力之所生，生於勞身。

明乎經濟之貧富，恃乎人之能力多寡，以爲判。則人口愈衆，能力愈盛，而經濟愈饒；奚有於人滿之患，而欲限制生育爲？若人口雖寡，而毫無生產之能力，則